



致我们 遥远的青春

吴亚 / 著

北大荒兵团知青故事
一曲荡气回肠的青春之歌

中国青年出版社



致我们 遥远的青春

吴 亚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我们遥远的青春/吴亚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006-9291-1

I. ①致...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4113号

责任编辑 曾玉立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84039659
编辑部 010-64010309
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00×1000 1/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400千字
版次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0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我们确实幸运，目睹了时代的斑斓色彩，伟大的民族复兴；我们曾经不幸，经历过清苦的贫瘠年代，青春的荒诞不经。人生值得珍视的，或许就是那些创伤与痛苦、爱恋与遗憾，那些湿漉漉的记忆，那些在黑土地上沸腾过的青春浪花……谨此，纪念『知青大潮』四十周年！

——题记

目 录

- 01 出 发...001
- 02 连 队...011
- 03 任 务...016
- 04 一 班...025
- 05 情 趣...031
- 06 团 部...037
- 07 割 草...043
- 08 盖坏棚...049
- 09 半夜行动...054
- 10 宣传队...060
- 11 创 作...065
- 12 演 出...072
- 13 过 年...078
- 14 水泥试验...085
- 15 三 排...093
- 16 割 麦...099
- 17 老 曲...103
- 18 武装排...109
- 19 脱产军训...113
- 20 训练成果...119
- 21 扑 火...125
- 22 学新闻...131

- 23 初 恋...135
- 24 龙口夺粮...141
- 25 赠 书...147
- 26 蜂 场...151
- 27 探 亲...155
- 28 看 戏...162
- 29 水利会战...167
- 30 情 殇...172
- 31 人 团...179
- 32 架 线...185
- 33 佳木斯做客...190
- 34 积 肥...197
- 35 改稿奇遇...202
- 36 喜悲之情...210
- 37 创作班...216
- 38 位 置...221
- 39 动 摇...228
- 40 茫 然...234
- 41 辛连长...239
- 42 黄书事件...244
- 43 探 监...251
- 44 推荐上学...258

45 割大豆...262

46 严冬...266

47 悲情...270

48 大吴...279

49 纪大仙...284

50 迷茫...291

51 不算恋爱...298

52 派争...304

53 情波...311

54 燃烧...317

55 乐极之悲...324

56 震动...333

57 长征组歌...339

58 崩溃...345

59 调转...354

60 悲情之夜...360

61 失落...365

62 尾声...369

后记...373

01 出发

“什么时候啦，送行李的卡车还不见踪影？”

女同学裴清抽动着鼻翼，凑到我身旁，郁闷地说道。我一边点头说，是啊，拿到行李才算顺利到达，一边下意识后退一步。没留神脚下湿滑，吧唧跌坐在地。众人哄笑。裴清尖着嗓子叫道，谁让你假正经，自讨没趣儿！我感觉屁股上湿叽叽，懊丧地摸到一手泥。刚下过雨的黑土地稠油般滑腻。

北大荒已现凉意。天空云雾消散，西方裸露一片湛蓝，橘红色晚霞将连队驻地前那条蜿蜒的沙石公路镀上了一层薄金。漫山遍野的植物也因此活泼起来，苍绿、翠绿、嫩绿点缀其中，挤挤挨挨，错落辉映。路旁那片年轻的白桦林宛如精神抖擞的战士，静悄悄卫戍驻地。叶片上水珠儿盈盈闪动，透出诱人的浪漫光彩，平添出雨后的安宁。

告别北京火车站的刹那，我恍如丧家犬一般逃之夭夭，带着对城市骚乱与喧嚣的厌倦。由国家心脏引发的狂热躁动，漫天扬尘一时难以澄清。这场秋雨宛若圣坛洒落的清水，呛人的尘埃逐水而下，让我们油然生出被北大荒远接高迎的自豪感。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绿色植物的香氛，淡淡的腐殖质味道，和烧柴火的气息。

我悠然沉浸在原野牧歌般的悠闲天地中，品味着世外桃源般的无忧无虑。组长姜虹风拂柳摆走到我面前，半含羞涩地说，刘涛同学，看你弄的，黄裤子后面一大摊泥印子！黄裤子？这可是我父亲穿过的旧军裤！没情绪浪费口舌给她解释这些，我满不在乎随口一答说，没事，一阵风就吹干啦！

无意看了姜虹一眼，我忽然发现这个绰号“林妹妹”的大小姐，有一种不事雕琢的清纯韵味，颇具江南姑娘的秀气，瓜子脸上嵌着一双柳叶眉，只可惜眼睛小了点儿，胸部发育可能慢了半拍，唉，要是能配上李秀荣那个饱满的……咯噔一下，我莫名其妙涌出一股难以遏制的激动！这个不良欲念，令人心惊。我灵机一动，提醒说，姜虹，同学二字已经过时了，自从登上知青专列，咱们就算走上社会，现在都是战友……或者叫北大荒的荒友？

姜虹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刘涛，别跟我要臭贫！人家问你正经事，记得李秀荣分到了几连？

哈，居然提到李秀荣，多有意思？好像刚分手的老同学又重逢，我眼前晃动一张张熟悉面孔，如数家珍说，李秀荣吗？分到农业九连榜大地，左右逃不过她那个受累命！齐建国分到农业二连，离集贤火车站最近！郭文革在学校挺激进，八成是为了照顾那小子情绪，发配他去远离团部的十八连！李停战这小子算最运气，留在团部机关直属警通排，当首长警卫员，发真枪站岗，多美啊……

姜虹嗤笑道，美，美什么？臭美呗！依我看，说不定他爸巴结上什么兵团领导，这小子受到某种特殊照顾，难道这也算运气？人家可不像我爸那么清高，规规矩矩做学问，吃了大半辈子粉笔末儿！

李停战是我哥们儿，岂容他人肆意攻击？我冷笑着回敬道，嘿嘿，玩学问才算有真本事！别看你爸现在沦为“臭老九”，早晚还会吃香！何况你爸是清华园知名教授，得意门生都有当上部委高官的，还不知足？换了俺们平头百姓，就剩下满大街要饭喽！

姜虹嗔怪道，真够讨厌！谁不知谁家老底儿？你们高干家过去没少享受“特供”，在外面还要故意装出平头百姓样子？

自知不是姜虹唇枪舌剑的对手，我偃旗息鼓道，得啦，亲人远在几千里外，对你我都是鞭长莫及，咱们只能跑到这疙瘩人生地不熟的北大荒，当这份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知青……我龇牙咧嘴装出二傻相儿，气得她推我一把，撅嘴道，滚，赖了巴叽的，就没个正经时候？她常耍大小姐脾气，没人跟她一般见识。

璀璨的晚霞仅仅闪现一下，瞬间隐没，天光变幻成隐藏某种诡谲的青白色。阳光温馨散尽，气温仿佛失脚踏一跤，阵风裹着逼人凉意袭来，我忍不住打个寒战，有某种不良预感。

不知何时，绰号“鬼精灵”的小个子张明远闲来无聊，与又瘦又高的石军歌玩起“撞拐”。他们一高一矮，各自扳起一条腿来个金鸡独立，像袋鼠那样蹦蹦跳跳，相互撞将起来。

姜虹郁郁寡欢地咬住下唇，盯住我，一声长叹道，唉——真舍不得离开学校！我妈在家说，上山下乡也是国家没办法的办法！我不屑一顾道，咱们留在学校还有意义吗？轮番学了一年多“工农兵”，学到多少狗屁知识？

我与姜虹闲聊之际，撞拐的石军歌脚下一滑，身不由己扑向我，我随之撞向呆子一般想心事的姜虹，冷不防的碰撞连锁反应，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姜虹像枯树枝般摔在泥泞里，单薄的身子趴在地上半天没动，好像脑袋摔蒙了。众人一时呆了，纷纷猜测这个意外变故的严重后果。

裴清狠狠瞪我一眼，抢先一步上前俯身搀扶姜虹。姜虹哼哼唧唧勉强站起，半边脸和半片儿身子乃至头发上沾着脏兮兮泥水，不时往下滴答着。姜虹哭哭啼啼骂道，呜呜……该死的缺德鬼！行李没到，这，这可怎么办？让人哪儿去找衣服换！她匆忙打听水房方位，旋风般跑去擦洗，裴清好像很不放心，贴身保镖般跟上去。

她俩回来时，裴清一副悻悻然神色，姜虹的鬓角滴着水珠儿，上衣那一侧也是湿唧唧，蓝裤子依然挂着深浅不一的泥污。

有个跛腿男人像矮墩墩菜坛，一摇一摆晃过来，距离我们还远，便站定，弓腰驼背，斜着右腿，扁塌的胸部有些可笑地挺起来，从腰间抽出一把明晃晃军号，一手叉腰，滴滴答答吹响，号音尖厉而急促。众人愕然，面面相觑。

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健步来到我们面前，整一下发白的军装，掸掸旧军帽上的砖灰，再端正扣在脑袋上，绛红色方脸上不大的眼睛连眨几下，增添了一些威严，厚实的嘴唇咧开一笑，额头浮现几道鲜明的抬头纹。他的声音有些嘶哑，却中气十足：新来的知青同志，咱姓孙，是连长……哦，孙连长！一连之长！我们的注意力，齐刷刷集中到绛红色方脸上。孙连长说完这一句，便收敛笑容道，刚才林司号员吹的是紧急集合号！

孙连长稍作停顿，粗粗嗓门喊道，同志们，现在有临时任务！全体都有，听我口令——紧急集合！

遵照孙连长“一字排开”列队手势，我们慌忙按照高矮排队，与在校军训相同，女生在前，男生在后。

孙连长发出短促有力的口令：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我们像一队训练有素的战士，跑向沙石公路，神气活现地跑了几十米，在路旁一座庞大立式砖窑前停住脚。孙连长有力地干咳一声说，同志们，临时任务就是出窑！里面还剩几千块红砖，争取半小时干完。这是对大家的初次考验，有没有信心？我们自然信誓旦旦。

“动作快点儿，干起来！”孙连长吆喝我们组成人工传送带，有个老职工给我们每人发一副涂着乳胶的白色线手套，戴上它，立马有了莫名的安全感。

我拍拍手套觉得新鲜，刚站稳，还没缓过神儿，烫手的红砖就从砖窑里传递出来，一块接一块。都觉得这活儿没分量，张明远忍不住开两句玩笑。几分钟后，石军歌说一声“太慢了！”紧跟着，四块砖一组传递过来，分量陡然增加四倍，全靠手臂合力夹起，尽快传给别人，转身再接手，周而复始不间断，周围立刻静下，只能听到呼哧呼哧的粗重喘息声。乖乖，一块砖七斤半重，四块砖三十斤。张明远骇然大叫道，天哪！这个重活儿在北京谁见过？做梦也想不出！仅过了十几分钟，我感觉手腕子又酸又胀，可窑里红砖的传递频率越来越快。周围没人吭声，初次考验，都不甘心当败兵……

手腕子疼痛加重。张明远皱眉咧嘴，洋相百出。裴清紧锁眉头，嘴唇咬出一缕殷红……我感觉自己牙齿格格地锉动，响起令人心悸的老鼠般咯吱咯吱磨牙声……

“哎哟……疼死了……”姜虹像遭受了意外重击，捂住手腕跪在地上失声哭叫，再不肯起身。她空出的位置，裴清硬着头皮补上去。我们无奈地拉开距离坚持传递，手里分量陡然加重，几乎难以为继。工夫不大，又有两个女同学哭叫着退出传送带。刹那间，军心动摇，众人乱纷纷喊，哎呀，手腕子疼坏了！歇会儿吧！孙连长，受不了啦！孙连长满头满脸的砖尘，从窑里探出半个脑袋，干笑道，嘿嘿，照顾大家初次出窑，歇五分钟！

刚才发劳保手套的那个老职工，颤悠悠地担来两大桶清凉的井水，众人如获特赦令般欣喜若狂，蜂拥而上，争先恐后扒在水桶边一通暴饮，而后又像散乱的敌军俘虏瘫坐在地，歪眉斜眼地喘粗气。我揉着几乎折

断的手腕，才发觉不知何时，厚实的乳胶手套指尖部位，竟磨穿十个齐整的小洞！小心翼翼摘下手套，指肚儿磨得鲜红醒目，稍稍一碰就钻心疼痛，忍不住呻吟一声。周围人似乎被呻吟声唤醒，爆发出高低不一的凄凉应和声，仿佛受酷刑被抬进阴暗的牢房，遍体鳞伤不堪忍受！刚才出窑干活儿太紧张，居然没人发现红砖如此厉害。石军歌愁眉苦脸地问我，刘涛，手套破了吗？我无奈地晃动两只手套，感叹道，妈呀，刚出窑的红砖可不是个善茬儿！石军歌郁闷道，咱们都是生瓜蛋子，干活儿没找到窍门……

在孙连长暴雷一般的催促声中，众人扭扭捏捏起身，迫不得已凑成歪歪斜斜的传送带。四块一组的红砖快速传来，我们哼哼唧唧接在手中，个个表情怪异可怕……我清晰地感到手套上的小洞异常厉害，坚硬的红砖砂粒面好像一块钉板，碰到鲜嫩如笋的手指肚儿刮肉一般，每次都要刮出几缕血丝儿，手指肚儿的神经末梢疼得颤动不已……难熬的几分钟，指肚儿疼痛消失，手腕疼痛取而代之，巨大痛感锥心刺骨，好像手腕行将折断，心脏遭受无情挤压，萎缩成团，渐渐干涸……这番酷刑似乎遥遥无期，我们还要忍受多久？又过十几分钟，窑里到底传出好消息，还有几百块砖！我已然腿软手酥，还有饥饿和寒冷相伴……

天色转暗，砖窑旁的路灯亮起来，最后一组红砖传来，我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裴清也抹一把丹凤眼，顺手把花手绢递给我，嘲笑道，刘涛，怎么也跟女孩子学？哭天抹泪的没出息！我擦着眼泪解释道，这可不像你们，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掉眼泪，我是感到庆幸，挺过这番痛苦的折磨真不易，这是战胜自我的喜悦之情！

夜色撒开一张滚滚天网，从西南漫上来，渲染出天际由轻到重的墨彩。我们借助晃动的手电筒光，步履沉重地朝着驻地走。张明远悄声骂道，真他妈的缺德，劳改犯才会遭这份儿大罪！石军歌瓮声瓮气说，我看，今后咱们躲不开和砖窑打交道，知青可不是劳改犯！我胡乱猜测，随口埋怨道，都怨你们两个惹祸，要不是闲得难受，玩撞拐摔倒，牵连到我，也不会平白无故撞倒姜虹，也就没人找孙连长告状……

张明远不问青红皂白，接茬儿说，原来如此！我就奇怪，孙连长怎么会罚咱新知青出窑？都怨裴清那个假小子，装积极，出风头！不巧，裴清就在身后，赶上来厉声质问道，张明远，你背后乱嚼舌头根子，胡乱数落人！刚才要不是我好心护着你，孙连长就要罚你独自去出窑。哼，几千块砖，

足够你干到明天早晨,哭出大天来也白搭!

我和石军歌闻得此言,笑得歪歪斜斜撞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起哄道,裴清,怎么样,好心没好报吧?护着这个惹祸精干什么?让他独自出窑多舒服,咱何至于也遭这份儿大罪?哥们儿手腕子都快断啦!要不然,咱这会儿恐怕都吃过晚饭,闲着没事儿在公路上遛弯儿呢。裴清笑着呵斥道,呸呸,你两个都是自私鬼,落井下石的事没少干吧?别忘了,咱们可是坐一趟专列来的同学,刚到这里两眼一抹黑,再不发扬点儿同甘共苦精神,岂不像没妈的孩子,没人心疼,可怜兮兮!裴清的话引起我的共鸣。我们满腔热忱登上知青专列,向往北大荒的传奇与浪漫,出窑第一课却如此冷酷。知青生活好像断线的风筝,孤独地随风流放,不知飘向何处,飘到何时。我再次想到遥远的北京。

临行前,母亲反复叮嘱,小涛,在外面可要多注意,男女有别,必须保持距离!年轻轻的跌进男女关系陷阱,岂不自毁前程?谨遵母训,我像个清心寡欲的和尚,躲闪站台上数不清的陌生靓丽面孔。谁知进了车厢,一贯激进的女同学裴清,就坐在我对面。裴清出身好,是红卫兵副排长,班里集合或跑操活动时常负责整队吹哨,很少有不认识她的同学,多数人对她远而敬之。裴清的父母和一群亲朋到站台送行,告别时刻,母亲哭得涕泗滂沱,可裴清居然面带微笑,令那些哭得天昏地暗的女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印象中的裴清留短发,像个假小子,干事也像男孩儿那样胆大果断。车厢里,我无意间一瞥,才发觉她个儿并不高,白嫩脸颊好似香瓜,挺直的鼻梁两侧散落着星点雀斑,又细又弯的眉毛下面,丹凤眼笑起来很有神韵。

车厢里乱哄哄的,男女知青的离愁别绪像火山般喷发,弄得人燥热不安。窗前茶几上,不知谁堆放着一包小豆冰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根接一根塞进嘴里。裴清一反常态,垂着眼帘像个淑女端坐在对面,偶尔瞟一眼,见到我贪婪的吃相,不由得抿嘴笑了。我顺手递过一根冰棍,大方地说,给你,不吃白不吃,已经快要化了!她摆手道,我不能吃,麻烦你把吃剩的冰棒棍儿都扔了!我这才明白,原来茶几上的这包冰棍是她的。她带着几分犹豫,提醒道,哎……你也别吃太多,小心肚子疼!

车窗外的景物悄然后退,站台上的哭喊声浪震得车厢瑟瑟抖动。车厢的旧式木条座椅又窄又矮,坐上去既伸不开腿,还硌得屁股生疼。裴清

坐在对面,目光迷离。我忍不住埋怨组长姜虹分配车票座号不长眼,男女混杂近在咫尺,多有不便,却又找不出正当的换座位理由,只得警示自己增强戒心。一股裹着女性幽兰淡香的温热气息浸润过来,同时传来不甚清晰的呼吸声,令人神魂颠倒。我刚筑就的防线不堪一击,心如沸汤咕嘟作响。面对周围如林目光,好像有不经意裸露什么的窘迫幻觉,甚至滋生了一种颓唐,眼睛不敢与她对视,也不好装作闭目养神,给人自诩清高的误解,手里不时摆弄茶几上那只水杯,故作欣赏白色搪瓷上面两行大红标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无聊地望望窗外,时而装出喝水样子,别有用心的目光沿着对面雪白颈项下移。她习惯保持弓腰微驼的坐姿,只是偶尔伸懒腰时仰起身体,胸部会把上衣前襟顶得又短又紧。遐想渐浓,我身上发热,幻化出青春萌动的滚滚闷雷。表面上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骨子里却坐卧不宁,真是苦不堪言。

裴清白皙的脸颊泛起潮红,主动低声问道,喂,看你有些眼熟,请教尊姓大名?我脸上像烤面包一般发烫,故作谦逊道,同学之间,不用这么客气,你叫裴清吧?我早就如雷贯耳!我叫刘涛,浪涛的涛。她歪头微笑道,你也不用恭维什么贯耳,其实咱们在学校早就认识,只是都不好直截了当问姓名。

餐车热气腾腾的盖浇盒饭送来,摆上茶几,散发诱人香味。我拘谨地咕噜一声吞咽口水。她拿出一兜香肠和咸鸭蛋,用水果刀谨慎地切下一截儿香肠,挑在刀尖上,试探性递过来让我品尝,丹凤眼流露一种诚意。我假惺惺推让一下,欣然道谢,顺手将香肠塞进嘴里,品出坦诚的香甜滋味,打消了换座位的愚蠢念头。她慷慨地让身旁同学分享香肠和咸鸭蛋,心满意足地倚在椅背上微笑。我故意问她,你还不饿啊?早就饿啦!她歪头顽皮一笑,端起盒饭,吃相装得颇为斯文。吃完饭,她掏出叠得方方正正的花手绢擦嘴,轻松取笑道,刘涛,我可真服你了!几分钟吃下八根冰棍,肚子居然不疼?我腼腆道,亲人在站台上,分别那阵子浑身燥热,用冰棍好歹压一压心火。不知谁送你的?她摇头说,当时多乱呀,谁也没在意,可能是我姑夫!我恍惚记起,有个身材魁梧穿军装的中年汉子在站台上帮着裴清拿手提包,于是不无惋惜说,你姑父是军官?真够大方,一包小豆冰棍白扔一半!我真心诚意让你吃,还假装客气?她羞涩地低头道,跟谁假装客气?人家赶上不方便,怕肚子疼!我朦胧觉出“不方便和肚子疼”的含义,后悔言语过于唐突。

知青专列逢车必让，走走停停，车轮与钢轨有节奏的撞击声震得人头晕脑涨，不辨东西南北。天色渐暗，列车员拉上深绿色窗帘，车厢里灯光转暗，空气仿佛开始凝固。我困得睁不开眼，未及打个招呼，抢先趴在茶几上迷迷糊糊睡去，一会儿恍惚爬香山登上“鬼见愁”迎风呐喊，一会儿在京郊农场学农劳动，偷吃花生……耳畔是咣当的撞击声，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不知谁推我一把，睁开眼，车窗外霞光灿烂。裴清满脸倦意取笑道，喂，刘涛，你们男孩子真调皮，连睡觉都没个老实。瞧你夜里这份儿折腾劲儿，一会儿说梦话，一会儿撒吃挣，闹得人家没法子踏实睡会儿！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啦……

我很尴尬，忙不迭表示歉意……

夜色又一次涂鸦般把车窗染成墨色，窗帘拉出满车厢沉沉困意，裴清疲倦地趴在茶几上进入梦乡。她睡得很沉，白净脸庞像一块羊脂玉，唇线微微上翘，挂着一缕笑意，呈现一道优美的抛物线。睡梦里她的嘴唇啜嚅几下，淌出一丝亮晶晶的垂涎。看到这个有趣的样子，我几乎要笑出声。

车厢里的绚丽朝霞，时而像浪花般雀跃追逐，时而像光阴转瞬流逝。我揉揉发涩的眼睛，面前依然晃动着模糊色块，霞光仿佛一群振翅的斑斓蝴蝶迎面扑来。裴清直起腰，打个深深哈欠，不知足地揉着惺忪睡眼。我打趣她夜里做了什么美梦，垂涎三尺！她晃着脑袋矢口否认。我指着茶几上那块不易察觉的口水痕迹，几分坏笑，质询道，铁证如山，还敢抵赖么？她脸颊绯红，娇羞道，呸呸，刘涛，真够坏的！趁人不备，她伸出拳头，结结实实凿我脑门一下，开心笑道，哈哈，看你再敢跟女孩子胡噁！我揉着脑门儿故作痛苦状，精神顿觉轻松，那道拘谨的男女防线，被她不经意推开，别有洞天。

我们像老朋友那样攀谈，裴清笑声朗朗，丹凤眼透出的光泽像富于穿透力的“爱克斯光”，将人的白森森骨架一览无遗。她嘲笑我清瘦得像只可怜的螳螂，还长了一对母狗眼，看人经常带有几分坏笑。我回敬她这是一种妒忌别人大眼睛双眼皮的拙劣讽刺，如此糟蹋好人，手段未免残忍些。她变本加厉地耍贫嘴，丢给我一句“两颊无肉，必不好斗”的定语。她喋喋不休的话语，像一排巨浪劈头盖脸扑来，试图吞噬所有理智，把人淹成不折不扣的白痴。

刘涛，猜猜我爸干什么工作？普通工人！我怀疑你已经知道。早就发现你小子会装腔作势！对，没错，北京一机床高级技工，全厂有名的老实

巴交!别看没多少文化,脑子喜欢琢磨事儿,肚子里正儿八经藏了不少好货,鼓捣技术经常废寝忘食,每年都得公司的革新奖!

我嬉笑道,想不到沉默寡言的工厂技术革新能手,女儿却生就一张利嘴,说话快得像机关枪嗒嗒嗒扫射。

裴清如数家珍,津津乐道,从少年趣事说到亲友逸闻。

刘涛,我天生是个操心命,这一点可能随了我妈的秉性。家里的弟弟妹妹都服我管。知道吗,我老姑最喜欢我,你们吃的咸鸭蛋和香肠都是老姑买的。我爸兄妹五个,他行大,老姑最小,和我爸最亲。老姑是小学音乐教师,不仅模样好,而且能歌善舞,嫁了个部队大院的军官,生活条件不错。我从小就盼着放寒暑假,我爸骑自行车送我到老姑家,整个假期充满欢笑。早先老姑没孩子,把我当亲生女儿,教识字,逛公园,调着样儿做好吃的……小姐长小姐短地乱叫,惯得人家会撒娇了,脾气也被宠坏啦!嘻嘻,老姑后来生下两个孩子,弟弟叫大伟,比我差五岁,妹妹叫小芬,跟我可亲啦!我没事带着他们在部队大院玩捉迷藏,也算帮助老姑照看孩子……

裴清好像电影学院的虔诚学生,面对镜子伶牙俐齿练习独白,毫不客气地剥夺他人回答问题的机会。我自恨一时笨嘴拙舌难以应对。

专列到哈尔滨车站补水加煤,停车好一阵子。我们到站台上活动一下僵硬的腿脚,男女各站一边,相距不过十几米。我悠闲地东张西望,轻而易举抓住裴清投过来的俏皮一瞥,回敬了会心一笑,仿佛与她事先有不言自明的某种默契。站台上响起急促的铃声,她似乎没听见,依然在那里若有所思。我慌忙登上车门台阶,攥住冰凉的黑色扶手,玩笑般摆手喊道:裴清——再见!她这才恍然大悟,一阵风跑来,涨红脸登上车门踏板。我一把捉住她胖乎乎的小手,用力拉进车门。我们几乎撞个满怀,她下意识推开我热烘烘的身子。回到座位附近,她沉下脸命令我从行李架上取下深绿色手提包,忧郁地打开包,窸窸窣窣地掏出一支黑色钢笔和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笔记本,心神不宁地坐下,打开本子,在最后一页飞快地写什么,然后一把撕下递给我,轻声道,留好我家的北京地址,咱们万一不能分到一起,别忘了写信联系,好吗?我心头一热,要过笔记本,把我家北京地址留在上面。她好像踏实下来,接着绘声绘色神侃,富有磁力的声音像飘动的烟云,层层叠叠涌过来,又像一团芳香迷雾弥散开。我从心神不定。变得魂不守舍,甚至能从她的语气轻重,辨别出女孩子情感流露的细

微变化……

难熬的三天三夜后，专列到达终点：集贤火车站。集贤是东北边城，也是一座煤都。我们簇拥着下车集结，乱纷纷爬上接站的解放牌卡车。天上淅淅沥沥飘起细雨，我与裴清搭伴，顶着她那件粉色透明塑料雨披，嗅到女孩子发际间一股莫名的清香。团部欢迎大会在大礼堂应景儿似的开过，不过振臂高呼几声革命口号了事。我们稀里糊涂分到基层连队工业三连。工业三连顾名思义是以工业为主，比农业连队楞大地强！按分配名单上车时，天降大雨，女同学再次打开花花绿绿的塑料雨披。我挤到裴清身旁说，咱们工业连多有气派！裴清仰起湿漉漉的脸，得意笑道，嘿嘿，别忘了，工业是老大哥，位置一贯排在农业前面！

盼了半天的行李终于平安运抵，在连队操场上已然堆得像小山。刚才出窑累得人失魂落魄，众人无精打采地挑拣行李，忍着手腕剧痛，哼哼唧唧搭伴儿抬起沉重木箱，踉踉跄跄走进临时宿舍。行李好歹堆放在木板搭成的大通铺上，转身便直奔灯火通明的食堂。我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抄起白面馒头如狼似虎，圆白菜面条汤，肉烩豆角，干稀搭配，吃得风卷残云。

男知青临时住工具库，一座破旧的浅蓝色活动房四处透风，比帐篷好不到哪儿去。众人填饱肚子去水房端回一盆热水，痛痛快快开洗。十几个男知青一扫疲惫，挤在一起，擦擦洗洗弄得里外水迹斑斑。石军歌似有洁癖，湿毛巾打上香皂，粉红色皮肤泛起白色泡沫。他擦洗小东西时无微不至，煞有介事端详说，出窑不是人干的活儿，真他妈的累稀了，瞧瞧，连这小宝贝都打蔫儿！

张明远气出丹田一声呐喊“看老子的——”顿时，自家小宝贝凸地挺起来，容光焕发。

懂得几分医道的俞卫青，指点笑道，嘿嘿……明远的小家伙儿够尺寸，比起他的身量，可足实多啦！话音未落，招来七嘴八舌的笑骂。

石军歌一阵坏笑，扬言道，谁敢这样赤身裸体围着女宿舍跑一圈，回来立马奖励五块钱！紧跟着有人加到十块钱！我张牙舞爪喊道，哥们儿每月工资才三百二十大毛，这笔钱可顶上十天工资啦！

张明远调唆道，刘涛一向胆儿大，不敢试一把？

我自嘲道，谁当神经病呀？